从“铁姑娘”到“园长妈妈”

□口述/毛幸儿 整理/余木



毛幸儿(右)到车间查看生产情况。(余孟友 摄)

早上9点,慈溪桥头五姓村,“心贴心残疾人之家”的手工车间里,十几个残疾人正低头编着果篮、串着跳绳。有人见我进门,抬头脆生生喊了一声“园长妈妈”,又低头忙起手里的活。我笑着应一声,心里却想起17年前——那时候,我把第一拨重度残疾人接进自己家,谁会想到,这个“家”后来会长成90多个人的“家”呢?

要说我这辈子,为什么跟残疾人、跟老年人较上了劲,根子可能在我爸身上。我爸生前是五星村(1992年改五姓村)党支部副书记。他年轻时去绍兴做过学徒,在纺织厂工作。因做过车间主任,为人又踏实、诚恳、负责,回来后被本地领导看中。他为村里发展,不知做了多少事,经常说的一句话是“生前为人做益事,死后为人保平安。”他说,人活一世,总要为大家多做点实事、好事。这句话,我守到了现在,从“铁姑娘队队长”,一路守成了大家嘴里的“园长妈妈”。

1 一百多斤的担子,挑出个“铁姑娘队队长”

我8岁就开始放棉纱、插秧,下田的活计样样上手。16岁那年,村里喇叭一响,号召青年去周边地方修水库,我头一个报了名,进了当时余姚县桥头公社五星大队的铁姑娘队,还当上了队长。队里的姑娘跟我一样,天不亮出工、天黑才收工。后来,上林湖水库进行“保坝设计施工”,我也积极报名,加入了公社青年突击队。一百多斤的湖泥担子压在肩上,一趟一趟往坝上爬,汗水把衣裳湿透了一遍又一遍。人家问我累不累,我说累是累,可看着大坝一天比一天高,一天比一天结实,心里那点欢喜,比什么都实在。

我这个人,从小闲不住,民兵排排长当过、篮球队队长也当过,样样都想往前头冲。也就在19岁那年,因各方面表现积极,我被选为当时余姚县的人民代表——一个从田里挑担子出来的姑娘,坐到县里的会场上,心里既忐忑又光荣。我想,父亲说的“生前为人做益事”,我总算一步一步在做着了。

后来我进了桥头公社,先做公社团干部,又转去做妇联工作。从慈溪县三管乡妇联主任,到桥头镇妇联主席,一干就是20多年。妇联工作是比较琐碎、但也比较贴近老百姓的差事:婆媳闹别扭了找我,孩子读不上书找我,妇女权益受了侵害也找我。那些年我不会骑车,就靠两条腿走村串户,一户一户去跑。有人夸我“接地气”,我说,我就是从田里出来的,能不接地气吗?当妇联主席那几年,我开始接触残联工作,连续好几年,都被评为慈溪和宁波市的先进集体。

2 退休那年,我在自家办起了“心贴心”

2012年,55周岁的我退休了。忙了一辈子,本该享清福,可我始终放不下残疾人。退休后,镇里又聘我做了桥头残联的第一任理事长。那些年交通不便,为了摸清镇里残疾人的底,我一次次乘摆渡船深入上林湖上滩头山区等,走山路,步行一个多小时,走到吴家溪这样的自然村,上门访问。十几户人家,靠山、靠开船谋生,谁残疾、谁失能,我都记在本子上,一户一户想办法帮忙改善。

2016年,在市、镇两级残联的支持下,我在自己家里办起了“心贴心日间照料中心”,一下子入托了20多名重度残疾人——智力残疾的、精神残疾的、肢体残疾的、听力残疾的。可那一年,家里真是诸事不顺:老公办的企业陷入了困境,他自己做工时又不小心断了手指,女儿锻炼时还摔伤了腿。亲戚朋友都劝我:都这把年纪了,还折腾什么?有人甚至说,让残疾人住进自己家,家里的好“风水”破坏了,才招来这些祸事。我心里也苦,可一看到那些残疾人,就狠不下心来。我把退休金、把积蓄一点一点投进去,装修房子、添置设施,那些年自己掏的钱,已成糊涂账,记不清多少万元了。家人的意见,我听着;该做的事,我照做。

“心贴心”,慢慢就真贴心起来了。有个小罗姑娘,刚来时不会说话,见人就吐口水,谁都不理。我天天陪着她,一年以后,她第一次开口,叫了我一声“妈妈”。那一刻,我的眼泪都要流下来了。智力残疾的小余,因为家里穷,爹娘早早让他停了学,如今在我们这儿,看书成了他每天最爱的事,一本看完,又从图书室换新的——他说,天天读书的梦想,总算实现了。

陈灿、吴斌他们,一笔一划在红纸上写“感恩党,感恩园长妈妈”,字虽不好看,写得却格外认真。有个叫小陈的残疾人,偶然来了一次,之后天天骑着自行车赖着不肯走,我留他吃饭,又帮他把手续办齐,如今他也是正式学员了。

2020年,我们总算搬进了由原来幼儿园改建的新地方,一千多平方米,康复训练室、休息室、图书室、电脑室、文化活动室一应俱全,还评上了省级标准。有个叫黄云的姑娘,两年前突遭变故,一度连翻身都难,只能靠轮椅活动,绝望得不行。到我这儿以后,看着那么多跟自己一样的小伙伴一个比一个努力,她渐渐打开了心结。我们常跟他们说:身体的障碍没法选择,可面对障碍的态度,始终握在自己手里。帮他们走出心理阴影、等着他们一个个“破茧成蝶”,这就是我办这个“照料中心”的初心。

3 让残疾人挣钱自立,让老人们在“家门口养老”

光把残疾人“养”起来还不够,我更想让他们靠自己站起来。这几年,我们跟宁波方太集团结了“亲”,联合建起围裙包装车间,后来又有了工艺手编、产品装配等好几个车间。给残疾人挑的活,都是简单好上手的,原材料送上门,产品有人收。手快的,一天能挣不少;再加上企业给的底薪,残疾人在这儿,也能凭自己的双手挣上一份稳稳的收入。

有个聋哑的小伙顾陈柯,一双手飞快,编的果盘、篮子挂满了架子,还学会了直播带货。大家编出来的东西,在上林湖边的越窑青瓷博物馆里,专门设了柜子。到今年,陆续有80多名残疾人在这儿找到了稳定的活计。2022年,我被评为“宁波好人”。我知道,这个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,是这90多位残疾人、16个人的看护团队,一起挣来的。

这些年我还承包了一片杨梅山,搞起生态养殖,成立了“心贴心文化农场”。残疾人家的杨梅卖不出去,我就帮他们收购、帮销,还手把手教他们直播。五姓村的何师傅,精神残疾,爹娘年纪都大了,他家的杨梅一直难卖。这几年靠农场帮销,他家的杨梅终于卖出去了,他也在我的基地里找了一份打包的活,家里总算有了像样的进账。看着他们数钱时脸上的笑,我觉得比什么都值。

人一上了年纪,我又操起另一份心——养老。我自己的老母亲也年愈九旬了。这些年送饭送水、走村串户,我见得太多了。有个独居老人,我照常去送饭,敲了半天门没人应,我心里一紧,翻窗进去,人已经不行了。我管过敬老院,敬老院有敬老院的好处,可我也见过,有些老人进了大院子,心里还是念着老家、念着熟面孔。子女再好,老人最缺的,往往是那份天天有人陪着、说着话的热乎气儿。农村养老的路子,不该只有一条。

我越来越觉得,像守着自家门口这样养老,也是一种好办法——以村为单位,十来个性情相投的老伙计凑在一起,自己组个“养老队”,小锅小灶,荤素自己点,菜现买现烧,累了有人管,病了有人送药送医。老人守着自己熟悉的地方、熟悉的乡邻,心里才踏实、才舒心。

这些年,国家一直在大力发展居家养老,把养老服务中心、照料点建到了村口、建到了老人身边,像助餐、助浴、助医这些服务,都能送到家门口。我这个“家门口养老”的想法,正好跟国家走的是同一条路子,做起来心里更有底。

这件事,我正着手做,也想一直做下去。

我这辈子,从田里挑担子开始,到如今看着镇里的残疾人、老年人一个个过得安心、舒心,说到底,不过是记着父亲那句话——生前为人做益事。人这一辈子,能做多少好事,就做多少好事;能让几个人心里亮堂起来,就让这几个先把日子过好。这样过日子,才算没白过。